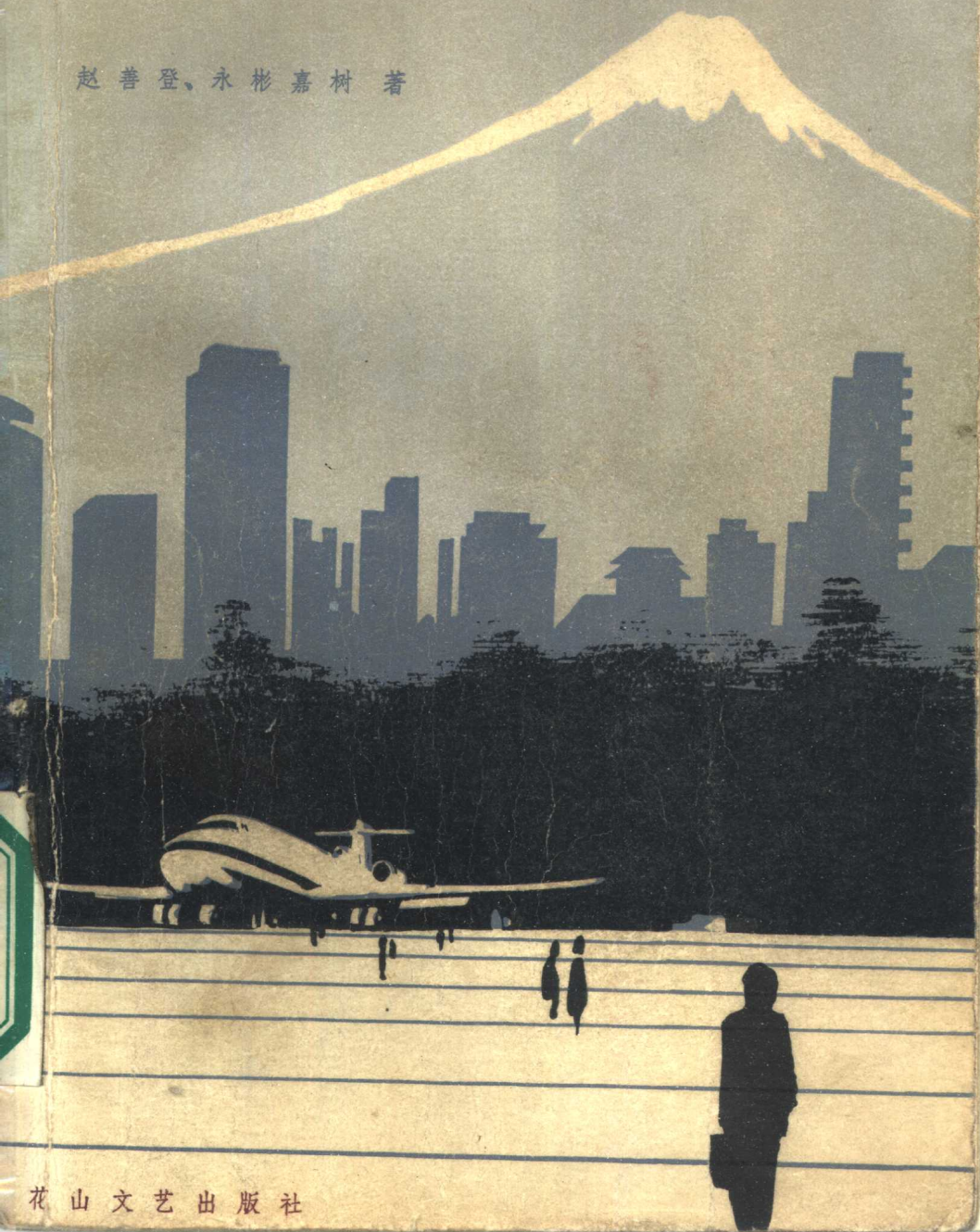


罪恶的情种

赵善登、永彬嘉树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罪恶的情种

赵 善 登 著
永 彬 嘉 树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石家庄

内 容 提 要

罪恶的侵华战争结束了，一位日本战犯的遗孤流落在中国，他的命运如何？

三十多年过去了，他告别养母和妻女，回到故国探亲。万贯家产等着他去继承，显赫的职位等着他去就任，亲人执意挽留，多情女以身相许。是去，是留？命运在逼他做出选择。

战争与友谊，罪恶与情爱，华夏与日本，历史与现实，今日与未来。这纷纭复杂的一切，构成了小说独特的结构和感人的艺术魅力。

罪 恶 的 情 种

赵 善 登 著
永 彬 嘉 树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11.25印张 4插页 274,000字 印数：1—14,400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318 定价：1.90元

主要人物表

王爱华（丰田久一）：张云养子，王芳芳丈夫，水电部某工程局副局长，副总工程师。日本战孤。日本战犯丰田勇夫之子。

王芳芳：张云之女，王爱华之妻，王小丽之母，某医院护士长。

张云：王兴东之妻，王爱华养母，某医院院长。

郝沂：张云的老战友，某卫生局副局长。

王兴东：张云丈夫，王爱华养父，八路军某团政委。

李仁：水电部某工程局总工程师。

刘平：水电部某工程局党委书记。

王小丽：王爱华、王芳芳之女，水电部某工程局职工医院护士。

李义民：王花花养父，平谷县三区区长。

王花花（又名李花花）：张云战友之女，李义民的养女。

文志亚：水电部某工程局技术员，“文革”中的造反派头头。

李兴工：水电部某工程局职工医院“文革”期间的造反派头头，医院革委会主任。

朱道松：水电部某工程局工程师。

任亮：水电部某工程局卫生处任副处长之子。

中岛幸子（即丰田幸子）：王爱华的同胞姐姐。

丰田寿男：王爱华之弟，丰田商事株式会社总经理。

丰田良子：丰田寿男之妻。

丰田直英：王爱华的叔父，丰田商事株式会社董事长。

尾森节子：尾森继太郎市长之女，《福井日报》记者。

尾森继太郎：福井市市长，尾森节子之父，丰田勇夫的同学。

丰田勇夫：丰田久一（王爱华）之父，日本军大佐联队长，日本战犯。

中岛宏志：中岛幸子（丰田幸子）的丈夫，丰田商事株式会社的副总经理。

荒木三宝：日本福井市日中友协会长。

丹羽秋田：日本难民收容所所长、医生。

木村春江：福井市某化工厂技术员。

龟田孝忠：某公司董事长，日本军少将师团长，日本战犯。

中野小四郎：长春市警察署署长，王爱华的代养人，某公司经理。

富川官子：满州国黑龙江省日本开拓团成员。

丰田大婶：丰田直英之妻。

丰田纯子：丰田寿男之女。

木村秋石：东京大学教授，木村春江之父。

目 录

一、乘春归去	(1)
二、珠泪滴滴	(4)
三、天上人间	(12)
四、多情的小姐	(17)
五、摩登女郎	(30)
六、女人的敏感	(38)
七、情甜意绵	(44)
八、百万富翁	(58)
九、透亮的心	(67)
十、放鸟归林	(71)
十一、兽性之最	(83)
十二、救命菩萨	(93)
十三、鸿雁传书	(100)
十四、花花世界	(115)
十五、一错再错	(124)
十六、人妖之间	(136)
十七、青梅竹马	(148)
十八、难逃一死	(159)
十九、风雪夜	(165)
二十、琴房情思	(171)
二十一、坠入情网	(180)
二十二、夜幕拉下之后	(197)

二十三、乞魂灵·····	(205)
二十四、充当炮灰·····	(214)
二十五、柔情似水·····	(219)
二十六、高爵厚禄·····	(225)
二十七、羞入鸳鸯被·····	(233)
二十八、一往情深·····	(250)
二十九、梅妆泪洗·····	(262)
三十、情思悠悠·····	(274)
三十一、飞星传恨·····	(280)
三十二、遗恨千古·····	(289)
三十三、处处怜芳草·····	(296)
三十四、望穿秋水·····	(304)
三十五、云山千重情万重·····	(311)
三十六、愁是新愁·····	(320)
三十七、情网重重·····	(330)
三十八、花自飘零·····	(340)
三十九、芳草不迷行人路·····	(346)
 后记·····	 (354)

一、乘春归去

撩人情怀的春天，年年应时而至。一九七九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都来得早。你看，尽管背阴处的积雪还闪着白光，阴沟中的坚冰还透着寒气，但那田野中的麦苗却象块块碧毯将原野铺遮；桃花也如片片红霞绕在山腰，飘于村寨；至于路边那依依垂柳，更是含绿吐翠，生机盎然了。

就在这柳如烟，水如蓝的美好季节，王爱华的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要回日本国去了！

这一天，沐浴在和煦春光中的北京国际机场，跟往日一样，繁忙、热烈而又庄严。一架涂着“中国民航”四个醒目大字的“波音707”客机，准时开到停机坪上，机舱门打开，吻对住登机廊桥口，正准备接纳开始检票登机的旅客。

“各位旅客，由北京开往日本东京的中国民航班机就要起飞了，乘坐这次班机的旅客，请您赶快登机。”催旅客上机的女播音员用普通话讲完，又改用流利的英语重播了一遍。

王爱华听到广播，就提起皮箱，无比激动地跟前来送行的亲朋好友一一握别。虽然他跟每个人只说一声“再见”！但那紧紧相握的手，却不知要使劲地来回摇晃多少次才依依难舍地松开啊！

最后，他走到姨妈郝沂和妈妈张云前，深深地鞠下一躬，颤动着双唇，激动地说：

“请二老多多保重，再见！”

“孩子，你……就放心地去吧。”妈妈凄苦地微微一笑。

“爸爸——”早已热泪盈眶的女儿小丽，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一边喊着，飞身扑进王爱华的怀里。

为了避免女儿那让人心碎的泪眼，王爱华急忙把头扭向身边的妻子芳芳，但看到了同样悲痛的泪眼。再也按捺不住了，王爱华鼻子一酸，两串晶莹的泪珠滚落下来……

“芳芳——小丽——”王爱华第一次冲破世俗的界限，一手揽过妻子芳芳，一只手臂紧紧搂住女儿小丽，三张泪水盈盈的面孔，抽抽咽咽地哭作了一团……

张云赶紧背过脸去，擦了擦那不断线的泪水，才又转回身来强颜一笑劝说道：

“孩子，飞机就要起飞了，要不就——”

毕竟是男子汉，王爱华挣脱妻子芳芳那紧抓不放的双手，对众亲人说了声“珍重”，便猛转过身，向检票口大步走去。检完票，走进里面，他又一次地转过身来，看着那一张张表情各异的面孔，张开双手，连连摇动着大声说：

“再见，再见了！”

“再见啦，祝你一路平安！”

“再见！请不要忘了向日本亲人问好！”

“谢谢，谢谢了。再见！”身子倒退着向后移动了，视线越来越显得模糊。此时，王爱华那白里透红的面庞，才显得有些苍白，嘴角也微微地颤动。他在向众亲朋扫了最后一眼之后，便紧紧地盯住自己心爱的妻子微微颌首向她致意。看到这一切，王芳芳心都碎了，浑身的血液都在翻滚、奔腾。她多想跑上前去再抱住他，亲他，吻他，然后把他拉住不让他走啊！但她没有动。只是把女儿小丽紧紧搂在怀里，转回脸不敢再朝机场里面看一眼。当她强忍着悲痛再次回过身去看她的亲人时，舷梯上的最后一个人影已经没有了。

一阵轰响，飞机起飞了。随着一缕灰色的烟雾，越飞越高，越来越小，很快就消失在白云蓝天之中。唯一留下的是串串使人心碎的轰响声……

送行的人们好象尽了最后的心意，转回身，慢慢向楼下走去。然而，郝沂、张云，芳芳和小丽却仍木然地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东南天际，默听着那渐渐消逝的马达声……

二、珠泪滴滴

银光闪闪的“波音707”，呼吸着春天的气息，展开双翅，唱着友谊之歌，将心情各异的满机乘客，轻松地载上云天，按照预定的航向，平稳地飞行。

离愁满怀的王爱华在自己的位子上坐着，额头紧紧地朝机窗玻璃上一贴，瞪起双眼，竭力向候机厅望去。一切都看不见了，模糊了。只有那候机楼的轮廓还在春日的光圈里，闪烁着宝珠般的串串光彩。他心里一阵酸楚，一种难以名状的离愁别绪涌上心头。终于，那壮丽可爱的北京城再也看不见了，他这才抹了一把眼泪，低下头，沉郁地喃喃自语着：

“亲人哪，请你们放心吧，我离不开你们，我会回来的……”

言罢，往靠背上颓然一倒，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王副局长，我给你送行来了！”

临离家的头天晚上，局党委书记刘平第一眼见到他，就报信似地说。

“谢谢，谢谢！”王爱华眼里闪着激动的亮光，热情地招呼一走近前来的同事们，“啊，都来了，快请屋里坐吧！”

挤了满满一屋子。请烟，倒茶，高声的谈笑，语重情长的嘱托。

待各自排开，王爱华这才赶紧上前跟头发花白，但容光焕发

的李仁总工程师以及其他负责干部握手、让座。张云和芳芳则忙着递烟倒水。整个屋子充满美好热烈的气氛，人人流露的都是依依不舍的情感。

应酬的烟茶过了一阵，一头苍发的党委书记刘平开口了：

“爱华呀，说实话，在这正要劲的关键时刻，可真舍不得让你走啊！我们盼望已久的全国最大的一项水利工程就要重新上马了，前天部里给局里来了公函。你听说了吗？”

“李总已给我说过了。”

刘平看着爱华那显得激动和兴奋的面孔，满含深情又意味深长地说：

“爱华啊，多少年了，这正是你的理想和事业所在啊！”

“是，是的。”王爱华连连点头。

“王总，”总工程师李仁看了刘平一眼，接过话茬冲爱华说，“这项工程还准备请你搞呢，我们都在盼着你早日回来呀！”

“请诸位放心吧，我一定要尽快回来！”王爱华感慨地点头许诺。

将近夜深十一点了，道别的人们刚走完，郝姨妈却来了。全家人都站起来，连声让坐。郝姨妈却例外地在门首停住了。她看了看面带微笑却掩饰不住凄婉之情的芳芳，便把目光盯住了爱华。直到她那带笑的眼睛快流出了泪水，才赶紧将目光收回，走进屋来。她说：

“爱华呀，不知日本亲人喜不喜欢这个，你把它带去吧？”

那是她特意买来的八幅花色、质地兼优的杭州刺绣缎子被面。

“姨妈，怎么好让您老人家破费呢？您看这——”爱华看着姨妈的礼品，想婉言谢绝。

“怎么，是嫌礼薄，还是嫌不好？”郝沂有些不高兴了。

“啊，不，不！”王爱华赶紧解释，“我是说，我没孝敬您老人

家什么，反倒——”

“别说这些，”郝沂打断爱华的话说，“你就说要不要吧？”

“要，要！怎么能不要呢？”张云一见郝沂真地有些生气了，就赶紧替儿子回答说，“还不快谢谢姨妈。”

“好，好，我收下，我收下。”一向顺从听话的爱华，急忙伸手接过礼品，感激地说，“姨妈，谢谢您老人家了。”

“姨妈，您请坐。”芳芳走过来，挽扶住郝沂，十分感激地说。

“好，好。”郝沂一边应着，一边就坐在张云和芳芳中间的那张单人沙发上。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郝沂坐下之后问。

“您老就放心吧，一切都已准备好了。”爱华站在一旁恭恭敬敬地回答。

“小丽呢？”郝沂一见小丽没在，问道。

“上零点班去了。”

“啊，她还闹着去吗？”

“不了。”

“嗯，好，很好。”郝沂一边说着，一边看着即将远去的爱华，内心顿时涌起无限疼爱和难舍的情意，便指着对面的椅子，说，“孩子，你也坐下吧。”

“好。”爱华点头应着，可他并没有坐，仍恭恭敬敬地面对着两位慈母站着，内心充满着无限眷恋之情。

“孩子，你明天一早就要走了，就要回自己的祖国去了。这是大好事啊，——”

“是啊，这也是你两个爸爸生前的共同心愿哪！”

妈妈张云激动地插了这么一句。说完，不知是又勾起了对丈夫的思念呢，还是舍不得她的心头肉即刻就要从眼前离开，鼻子一酸，两行泪水潸潸而下。妈妈的伤感，再次打动爱华的心，他

急忙捂住发酸的鼻子，扭过脸去……

看到这种情况，郝沂又揽过话头，继续说：

“所以，你的芳芳，你的妈妈和我，都才同意你回日本去和亲人团聚。孩子，你可不能忘了哺育你成人的中国亲人，中国妈妈呀！你更不能丢弃已经把一切交给了你的芳芳呀！”

爱华转过身，瞪大着双眼，紧紧地盯着郝姨妈，任凭泪水刷刷地流淌，他也不去擦一下。他一边颌首答应着，一边回想着自己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是啊，他怎么能忘记呢，中国政府的关怀，中国妈妈的哺育！没有这一切，他怎能有今天！又怎么能长大成人？还有，要不是中国朋友、同事的提携、帮助，他事业上怎能有此长进？当然，更使他最为感激和永不忘却的，还是他那情深意浓的爱人——王芳芳。她为他付出了全部心血，她使他获得了人生的最大幸福……

爱华越想越激动，激动的情感和涌流的泪水搅和在一起，郝姨妈还说了些什么，他再也听不清、记不明了。

他觉得此刻的眼前并不只是两位慈母和一个亲人芳芳，竟一下子变成了千万个慈母，亿万个亲人。她们都挂着泪花，情深意切地看着他，异口同声地叮嘱着他。他觉得自己已置身于亿万亲人的怀抱之中，激动得涕泪交流。他一时又觉得象站在高山之巅，聆听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同一个宏亮的声音：

“王爱华呀，中国人民都爱你！都在盼望着你呀，盼望着你，盼望着你……”

“妈妈呀，亲爱的妈妈，我永远不会把您忘记；亲人哪，我又何尝愿意离开你们呀！”他在心底回应着，心头的血一下子大涌大落起来，他觉得自己似有从高山之巅飞落大地，扑进母亲怀抱之感。

至此，他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了，喊了声“妈妈”！便“咕咚”一声，双膝跪地，俯伏在两位慈母的面前，热泪再次顺着

面颊，断线珠子似地滚落在地面……

这一跪，使二位母亲那感情的火焰立即熊熊燃烧起来！

这一跪，如撕裂长空的闪电，把亲人们用了最大毅力才在心底筑起的感情堤坝劈开，使那感情的潮水奔腾而出！

这一跪，似疾风，如暴雨从九天倾泻神州，将中华大地的一草一木浸润、冲刷，使那点点滴滴都饱含着依恋难舍之情的母亲和亲人的感情汇涌成澎湃的洪峰！

这一跪呀，如娇儿离娘时的声声嚎啕！

母亲哪，离儿此时又怎能不撕肠裂肝、泪如涌泉？！

张云一见儿子长跪尘埃，泪流满面，慌忙站起，老泪纵横地上前去搀扶。郝姨也慌了，抢前一步，向王爱华伸过手去。四只微微颤抖的手，两颗情感复杂的心，将爱华扶了起来，包围起来……

一直站在郝沂身后，忍着难言的痛苦，默不做声的芳芳，此时早已是泪水洗面了。

张云掏出手帕，疼爱之至地轻轻给儿子擦拭着那从眼角不断涌出的眼泪。爱华已记不清妈妈给他擦过多少次眼泪了。可此刻，将要离娘而去了，他觉得妈妈的动作比哪次都轻柔、都温暖！他看着妈妈那满头苍发和满脸泪水，心象刀搅一样疼啊！终于，他抑制不住地哭喊着“妈妈”，扑跪在张云的怀里。张云老泪纵横，热泪滴湿了儿子的头发、衣衫。

一直忍声饮泣的芳芳，再也受不住感情的折磨了。透过濛濛的泪光，她看见了母亲，看见了很快将分离的亲人，她多想扑进爱华的怀抱啊！可眼下不行。她转过身，扑到桌面上，用手拍打着桌子，排遣着自己内心中难捺的痛苦。郝姨妈劝了她两句，她便象找到了解除痛苦的途径似的，转身又向郝沂姨妈扑去。

“姨妈，姨妈，……”芳芳痛苦地连声喊叫着，一只手还不自禁地使劲在姨妈背上捋摸着。

不知过了多久，室内的一切都恢复了平静。谁也不再说话，任凭那最真挚的情意，拌和着无声的泪水，编织着难舍难离的网罗……

王爱华睁开眼，抹了一下流到嘴边的泪滴，长长地嘘了口气。绿色的华夏大地已经消失了，眼下是浩瀚的大海。他的心情复杂极了，便又闭上了双眼。

“哎，到了，日本要到了！”身边一位旅客的叫喊，断截了王爱华的回忆。他再次睁开双眼投向云海茫茫的窗外。

穿着春天的盛装，绵延数千里的日本国岛屿，象无数颗绿色的宝石，镶嵌在湛蓝湛蓝的大海上。多好看，多有气派呀！她和中国只一水相隔，象是一支阵容威严的舰队正载着她的所有公民在全速开往中国，去做最庄严的旅行，为那源远流长的中日友谊谱写最新最美的篇章。那伟大的中国，则列开万里长的阵线，敞开她那宽阔无比的大门，随时准备迎接上等宾客，为人类友谊史册增添异彩。伟大啊，这毗邻的中日两国。王爱华的心又一次被深深地激动了。在这里，他看到了美好、光明，看到了人间应该有的一切！

啊，是她，终于是她——别离了三十多年的祖国！我为思念她，不知洒过多少泪水；为思念她，也不知多少次梦呓而醒啊！儿时的襁褓，陌生的亲朋，今天，我就要见到你们了！他眼望着那越来越清晰的故乡之土，激奋地默然说：

“我亲爱的祖国啊，时时都系心于你的游子今天回来了！”

想到立刻就要踏上祖国的热土，回到那久违的故乡，很快就要跟亲人团聚，一股暖流流遍了他的全身。王爱华心中一热，双眼再次模糊起来……

飞机很快飞抵了大阪市区上空。随着机身的徐徐滑翔，那数不清的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纵横交错的公路，从眼底掠过。转

眼，飞机着陆，入跑道，最后平稳地停在机场的停机坪上。

机舱门打开了，王爱华提着自己的皮箱，心里颤抖着，跟随乘客走下飞机，当看见了蓝天，踏上祖国的大地，他们的心突然“怦怦”地狂跳起来，浑身象患感冒似地瑟瑟战栗着，竟不知怎样就走出了登机廊道。他觉得自己是在梦中，眼前一阵迷离。他努力镇定了情绪，稳定了精神，这才急速地思考着：还能认得吗？该说些什么呢？……不知为什么，他那无以言传的激动，突然间又被怯懦控制了。他停下来，抚摸了一下过速跳动的心，才低下头朝候机厅走去。

喧闹而华丽的候机厅展现在眼前，那里是数百名衣着华贵的人，他们守候在通道口不远的地方。男子人人西装革履，女人个个雍容华贵，至于那身边的孩子们，更是花团锦簇一般。周围还有很多狂放不羁的记者，他们胸前都挎着照相机，急切地顾盼着每一个走进候机厅的旅客。

王爱华一边随着旅客向前挪着，一边激动而又紧张地在迎客群里搜寻着，辨认着。他在寻觅那离别了三十三年的至亲骨肉，辨认那历尽凄风苦雨的家乡亲人。很快他盯住了那位站在众人前面，年近半百，体型微胖的夫人。几乎就在同时，那位夫人也向他投来审视的一瞥。王爱华心里一动，凭着照片上的印象，他终于毫不迟疑地猜定：

那是姐姐？是，是姐姐！姐姐！！

他的心简直要从嘴里跳出来了。但没有喊出一句话，就呼吸急促地慌忙迎了上去。姐姐也没有说出一句话，只是颤动着双唇，快步迎了过来。这是何等的喜庆新闻呀，象洪水一样，一齐涌了过来。

王爱华看着姐姐，姐姐看着他，当二人走得只离一、两步远时，各自都张开双臂，忘情地扑向对方。啊，亲姐弟见面了，三十多年来的思念、盼望，酸甜苦辣情，一下子涌塞在各自的心